



- 图1 云冈石窟局部
- 图2 九龙壁和局部
- 图3 云冈石窟中的大佛

三看大同

丁家桐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理事。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隋炀帝》、《上帝原谅》、《八大山人传》，散文集《烟花三月下扬州》、《桑梓笔记》等。

云冈看佛

大同这座晋北古城，去过三次。每一次倦游归来，总觉得意犹未尽。大同值得看看的地方很多，我说的“意犹未尽”，不是说还有若干地方没有机会去，而是说，去过的地方当时没有真正看懂。以为懂了，回来后读点书，听听别人的意见，才知道当时自己糊弄了自己。当时没有看懂，现在有了新的体会，便有再去看看的欲望。

云冈石窟就是这样。云冈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处武周山南麓，绵延1公里，几十座洞窟相连，是1500年前的历史遗存。初去时欣赏最高最大的佛像，即凿有17米高立佛的第五窟，窟前有五间四层的木构楼阁，琉璃瓦的顶饰极为壮丽，夺人眼目。佛像膝上可容纳120人，一只脚上可站立12人，气势雄浑，参观者惊叹不已。曾经沧海难为水，看了最高最大的佛像，其余诸像便草草浏览，总觉得大同小异，到此一游罢了。回来后读北魏史书，才知道云冈石窟最精华的部分是昙曜五窟，是1500年前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凿有最大佛像的洞窟却是经过清代加工的，那些华美的楼阁建造才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么说来，初访云冈几乎是白跑一趟了。再次瞻仰当然收获很大，才知道太武帝是怎么灭佛，晚年又怎么患病心生恐惧，他的后代文成帝又怎么授权一位法名昙曜的和尚开凿石窟，变本加厉地崇拜神灵，于是有了今日所见第16窟至第20窟佛像。更大的收获是明白这5窟的佛像面孔酷似于北魏初年的5位皇帝，佛即是帝，帝即是佛。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历史原貌，大约秦陵兵马俑坑最为出名，那是二千多年前的地下文物。地下文物的保护相对

容易些，地面的文物保护则艰难得多。地面文物保护之艰难，或由于战乱频繁，或由于盗贼贪婪，或由于无知者的破坏。精美的文物遗存能够避开千年劫难，真是凤毛麟角。再说，气候变化所形成的对于物体的侵蚀，也是可怕的杀手。今天，敦煌石窟与云冈石窟幸运地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1500年前或更为遥远年代的历史原貌，让我们从这些遗存中窥见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窥见那时候老祖宗们的喜怒哀乐，昙曜是凉州高僧，他把西域神佛理念和雕刻艺术带到了大漠东端，为后世留下了记录历史的旷世遗作。

昙曜五窟的五尊主体大佛，分别雕刻着北魏五位君主的面貌，它们分别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只是他们变更了头饰，换了衣衫。最有趣的是18窟的太武帝拓跋焘，他是下诏灭佛的人，拆庙宇、毁佛像、杀僧尼的是他，摇身一变，成了佛祖的又是他。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草原英雄，仔细观察，我们可以从他脸上读出几分尴尬。更有趣的是20窟的露天造像，这里的释迦牟尼是慈祥的化身。这是符合文成帝拓跋浚性格的，未经生死大战，养尊处优，对于仙佛怀敬畏之心，经常为控制不了时局愁绪满怀。他像一位演员，扮演释迦牟尼时，多少流露出演员本身的软弱与无奈。

几次去大同，愈来愈明白，这是一本伟大的历史教科书，1500年前的一部信史。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表情中潜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石窟的建造史又可以让后人明白草原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遗憾的是，去的次数太少，逗留的时日太短，还有那么多没有读懂的东西。

华严看女

从太原前往大同，要经过雁门关。过雁门关时，要看看西关的杨六郎庙。“浩气英风留古塞，丰功伟烈著边疆”，戏文中的那一场惨烈的血战，刀光剑影的历史影像便在脑海中闪现。当年辽国的铁骑是凶悍可怕的，而比那些驾驭铁骑的男人更可怕的是一个女人——萧太后。一个女

人统治着一个强大的草原王国，逼迫着立国不久的赵宋王朝不能喘息，这个萧太后太可怕了。过了雁门关，便是大同，大同是辽王国的西京，宋辽对峙的前沿。萧太后是经常领兵打仗的，大同应当是她常驻之地。

我想看看当年辽国女英雄的踪迹，遗憾的是，这里有古战场，有城堡，有宗教胜地，有历代官员的墓葬，但是不见辽国女人的历史踪影，更找不到当年威震中原的萧太后的蛛丝马迹。大同的朋友知道了我的抱怨，笑着告诉我，要看辽代的女人，到庙里去看看。

他们说的“庙”，便是古城西南隅的华严寺。寺建于辽代重熙七年（1038），算得上是千年古刹。庙中有条小巷，将庙宇分为两半，西为上寺，称上华严；东为下寺，称下华严。寺庙曾毁于兵火，但是下院的薄伽教藏殿却幸免于难。华严，是佛教华严宗的表示；薄伽，则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指佛；教藏即指阐明教义的经典收藏，那么，这一处佛殿便是佛教的图书馆和传授佛法的大课堂了。

“薄伽教藏”四个字庄重古朴，组成“田”字格，悬于殿门。古殿气韵与大雄宝殿截然相反，大殿金碧辉煌、色泽艳丽，而这一处殿堂则色泽灰暗，庄严肃穆。很可能大雄宝殿重建与清初，融入了清人的审美趣味，而这座殿堂则建于辽代。还有一种解释是，这里是教育场所，谢绝奢华。殿内保存着三十一尊辽代彩色塑像，在三世佛前聆听教诲，表情各异。有人闭目深思，有人表情惊异，有人茫然四顾，又有人似乎已了然于胸。其中一位菩萨上体微裸，长辫垂肩，体态袅娜，双手合十，面如满月，侧首沉思，皓齿微露，仪容俊美，宝冠华丽，衣带飘然，光脚立于莲台之上，一双脚也是显得纤媚修整，俨然是古代北国美女形象，让千万观众眼睛为之一亮。只是经千年烟火熏染，雕塑通体蒙历史风尘，呈灰黑色，彩色却已黯淡。

这样一尊女菩萨形象，和周围若干受教的同伴不同，立姿呈S形，尽显女性妩媚。古代妇女

笑不露齿，情感内敛，但这一尊女菩萨牙齿微露，无拘无束，显示个性。雕像的身份显然与其余诸像身份不同，这就使人想起了辽王朝那些智慧超常，足以左右北国的英雄女性。草原女子也可以弯弓飞骑，也可以叱咤风云，也可以封侯拜相，也可以杀人如麻。在这样一尊气宇非常的辽代雕像前，不能不想起那位花容月貌年纪，却已指点北国河山的萧太后。

再一次瞻仰这尊雕像时，我在大同的书店里购买了一部辽代诗歌集，又在旅邸里细细翻阅过。最使人震惊的一首诗是一位女诗人萧观音的作品，她是一位皇后。皇后的诗做得很精彩，书法也好，而且和当时的宫廷艺术家有往来。因为权力之争，她被卷进了桃色纠纷，被权臣诬陷，终于蒙冤自尽。华严寺的建院年代，也正是萧观音生活的年代，我们伫立于雕像前审视良久，我说我终于见到了萧观音。同行的朋友说，这是浪漫的想象，还需要考证。我笑了：浪漫需要考证吗？

王府看龙

每次去大同，都要去看看东街的九龙壁。起先因为在北京见过九龙壁，以为地方上的九龙壁不会有什么新鲜，不怎么留意。后来看得仔细些，才知道大同的九龙壁比北京北海公园见到的九龙壁早建400年；又知道北京的九龙壁长度不到26米，而大同的九龙壁则长达45.5米。这里的九龙壁堪称开风气之先，又可以说是龙壁之祖，体量之大，又是龙壁天下之最了。

大同是草原民族的圣地。北魏时代，这里是百年都城；到了辽代，约二百年间，又是陪都。草原民族的图腾是狼，狼是在恶劣生活条件下，最富于智慧、最耐得艰苦、最雄武强悍的一种生命。没有狼的性格，在草原休想生存。但是，岁月流逝，进入公元14世纪，草原的狼图腾变成了龙图腾，说明什么呢？说明不

同民族的文化在融合。

大同九龙壁建于明代初年，由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建造，朱桂被封为代王，在大同镇守边疆。龙是皇权的象征，为了避嫌，亲王与大臣未经批准，通常回避龙的形象。宋代苏轼，因为咏地下之龙，差点掉了脑袋，读书人不会忘记这样的教训。朱桂建造这样庞大的九龙壁，得到朱元璋的允许是必然的，让龙的神威达于大同，标志着天下一统，标志着民族融合。

民族间的斗争，往往是从血与火的掠夺杀戮中开始的。过分迷信血与火的暴力强势，终会被又一种血与火的暴力所颠覆。可能是几代人，也可能是弹指之间，历史长河中这一类的故事太多了。鲜卑人曾经那样风光地叱咤风云，他们中的智者深知依靠少数人打不了天下。他们让先进文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终于，他们消失了昨天的自己，获得升华。渐渐地，草原民族狼旗消失了；渐渐地，接收了中国龙。

在大同，仔仔细细看那九条龙实在太有意思了。它不是北京的龙、南京的龙、南疆的龙，而是北疆之龙。龙和狼不同，它是虚幻的动物，能伸能缩，能上天，能入地，它具备多种动物的功能，形成自己的躯体，事实上，它是包容万物的中华民族的象征。

大同的九龙壁高达8米，九条龙有不同的颜色。在阳光照射下，九条龙幻化出许多美丽的色彩。开始在九龙壁下踱步，我总觉得它太奢侈了，后来又去了两次，渐渐明白历史毁了王府，却没有毁灭九龙壁的缘故。历史有偶然性，历史也有必然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集团的人物都需要龙，需要龙的庇护，自有潜在的深刻原因。

几度去大同都去了九龙壁，每去一次，都有一次新的领悟。“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同的水源不算充沛，但是有了龙，城市便有了灵气。

（责任编辑：蒋亚林）